

《神操》中的回憶和想像

大衛·費林明(David Fleming S.J.)著
謝婉華譯

在《神操》中，依納爵教導祈禱方法的篇幅比較短。我認為，雖然我們視自己為不濟的祈禱者，依納爵始終尊重天主聖神在我們內心發出聲音的方式。儘管如此，依納爵還是在《神操》中凸顯了兩個祈禱方法，對於我們這些希望在依納爵靈修中找到生命的人尤其意義。

雖然省察在依納爵之前已有悠久的歷史，但是依納爵的做法卻與前人不同。他尤其重視省察，列明每天都得做，並且把省察與明辨聯繫起來。近年來，由於依納爵的省察方法頗受重視，因而另一個祈禱方法——默觀——的價值間或遭到忽視。默觀不但具有依納爵的特色，而且歷來得到基督宗教等多個宗教傳統的一定重視。在《神操》中，依納爵詳細闡明他本人進行默觀的方式，特別希望藉此進入福音的奧蹟。今天，在基督宗教的傳統中，大家已承認「依納爵」的默觀為一種默觀的形式。

簡單來說，依納爵在其省察的禱文中所強調的是人類的記憶或回憶：回顧、檢討過去。換言之，依納爵在其默觀方法中所要求的想像力，是以未來為目的的。想像力是我們夢想以及計劃理想時不可或缺的要害。想像力關乎可能成真的事情，以及尚未存在的事物——也就是「未來」。還有，想像力在我們的友誼和一切愛的關係中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。這之所以依納爵的默觀是想像力的操練。本文建議大家必須更仔細地了解依納爵的回憶與想像之間的關係。大家會發現依納爵把回憶和想像結合一起，以期產生互動的效果，目的是幫助我們進入

天主的永恆國度裏——我稱之為「天主的現在」(God's Now)。

事實上，依納爵把進行省察的材料放在「第一週」的「第一次操練」之前，就可想而知省察在《神操》中是多麼重要。我們都知道，依納爵在撰寫《神操》的整個過程中，的確從頭到尾採用了某種省察的形式。他要求避靜者在每個操練周期結束時進行簡短省察。他也建議避靜者每天省察兩次，尤其鼓勵避靜者集中省察某一方面。神操導師除了做個人省察以外，也應該省察自己身為導師的任務。《神操》裏的各項「規則」或指引，旨在提供一個「記憶鉤」，好讓我們能夠繼續進行生活的某些活動。

從《神操》開頭部分的編排看來，頗為明顯的是，避靜者如要繼續進行神操，必須具有反省能力。因此，當導師指導避靜者時，導師會在避靜的初期評估，到底這位避靜者是否「已有」深刻的反省能力或至少具備進行深刻反省的「潛質」。

我們必須能夠回憶自己的想法，也必須記得自己的感受或內心的動態。回憶除了對省察的過程很重要以外，對於明辨也是絕對必要的。在明辨中，我們注意到內心的不同動態；除非我們曉得回憶，否則不能作出必要的比較，從而進行明辨。

近數十年來，由於依納爵的省察受到廣泛的重視，我們或許可以把依納爵靈修歸類為反省式靈修——這種靈修的動力有賴於回顧過去。我們這些實踐依納爵靈修的人大抵會說：自相矛盾的是，我們依靠記憶的力量「向前」邁進；而「那個」動作是至為重要的。可是，我認為，由於我們把祈禱的注意力過度集中在省察方面，因此只是留意到依納爵注入《神操》裏的一半動力而已。

依納爵除了富於反省能力以外，還愛好想像。他愛閱讀那個年代

的中世紀騎士故事。在邦布羅納 (Pamplona) 的戰役中，依納爵的其中一條腿被砲彈打斷。他在養傷期間，因他在羅耀拉 (Loyola) 堡壘裏找不到騎士故事看而悶悶不樂。後來只好從韋羅真 (Vorigine) 的《金色的傳奇》(Golden Legend) 和撒克森盧道夫 (Ludolph of Saxony) 的《基督傳》這兩本書找尋慰藉。前者以傳奇故事的手法講述聖人的生平；後者則像一本混合文體的福音，敘述耶穌的生平，所述的甚至超出了福音的內容。依納爵皈依前，經常夢想自己有一天成為騎士，能夠為社會地位遠高於自己的「貴婦」效力。依納爵皈依後，把基督召請世人為天國效力這個夢想放進《神操》裏，因為他聽到基督邀請我們所有人進入其神聖的夢想裏面。依納爵跟我們分享做抉擇的過程時（《神操》中「選擇的問題」），要求我們設想自己是指導員，希望眼前的人成為一個完人，或者設想自己在垂死的時候，對目前選擇的事情，願意曾經按照什麼尺度來下決定，又或設想自己在審判之日面對耶穌這位法官，向祂闡明自己曾經如何為自己的生命作過決定。

我們一再地從《神操》的章節中看見依納爵是個充滿想像力的人。

可是，最清楚不過的是，依納爵要求大家在「默觀」中運用自己的想像力，這是依納爵進入《福音》的特殊方式。他希望我們每個人尋求聖寵，張開雙目、雙耳，讓我們的心隨著聖神（風）的方向而流動（參《若望福音》第 3 章第 8 節）。在《神操》的「第二週」、「第三週」和「第四週」的祈禱時間中，依納爵要求我們按照其深具個人風格的默觀福音。根據依納爵風格的要求，我們每個人要自發地縷述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為了參與福音的奧蹟，我們要整個人窺看、聆聽以及感受福音的奧蹟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講述同一個故事。當我們按照依納爵的方式進行默觀祈禱時，就會發現每個福音的奧蹟成為自己的福音故事。我們不但處身其中，而且還跟耶穌相遇。

這裏出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事實。當我們回憶福音的故事時（時光倒流），就會發覺自己正在運用想像力把親身體驗揭示出來，正如任何人憶述某件事情的始末一樣；爲了把過去帶到現在，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運用想像力。舉例來說，當我們設法重現描述某宗意外的情景時，我們會發現，在嘗試回憶時，自己同時想像那個情景。因此，我們漸漸明白到，回憶和想像並非截然不同；相反，兩者相互交織。

依納爵發現並且傳授給我們的，就是交織運用回憶和想像力，有助我們進入天主的「現在時刻」，又稱「天主的現在」。當我們按照依納爵的方式進行默觀時，就能跟此刻的耶穌開始交往。耶穌在我們處身的地方與我們相遇，這就是我們的祈禱經驗。沒錯，只要我們憶起福音的章節，就好像回溯從前一樣。然而，當我們設想某事件時，又似乎是在創建未來，並且參與其中。這個想法很矛盾。我們並非在「當時」耶穌處身的地方跟祂相遇，而是耶穌在我們「此時」處身的地方與自己相遇。這之所以我們發現自己正在進入「天主的現在」。這個聖寵在依納爵的默觀中極其重要。

談到我們在依納爵的默觀中運用想像力時，當中還有另一個層面值得一提。想像力通常在發展友誼以及墮入愛河時發揮重要的作用。當我們迷戀某人時——有時是戀愛的初期，想像力起著非比尋常的作用。當我們想及自己與迷戀的對象的關係時，我們的想像力就會一發不可收拾。真實的人物、情景本身、實際的關係、我們本身——這一切都從日常生活的層面給帶往一個充滿魔幻色彩、神話故事、或「虛構」的世界去。想像力在這些例子中並不運用得很恰當。可是，但凡友誼的發展以及真正的愛的關係，適度的想像力還是有必要的。

舉例來說，讓我們問問自己，爲什麼我們喜歡給同一批人——父母、子女、朋友——拍照，而且看到這些人的多款照片就感到愉快。

我們藉著吸收別人的影像從而加深對他們的認識。我們每個人都是由錯綜複雜的影像組成的。對我們來說，天主也是由錯綜複雜的影像組成的。例如，依納爵在四週的神操裏向我們展示天主的多個「面容」。這對我們與天主加深關係是不可或缺的。愛不可能是一項命令；我們不會按照一項迫令我們去愛人的規則而去愛他人。

正如心理學家詹姆斯·希爾曼(James Hillman)在其著作《性格的影響力和長壽》(*The Force of Character and the Lasting Life*. 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99)中寫道：「人際關係或許能從相親相愛的勸告中獲益；可是，要讓一個關係繼續維持下去，單靠愛是不足夠的。沒有想像力，愛就會了無新意，淪為感情、責任，或者令人厭煩的事。人際關係變得冷淡，並非因為我們已經停止愛人，而是因為我們首先停止了想像（第 186 頁）。」

承蒙天主的聖寵，依納爵得以明白到，在默觀《福音》的方式中，他所要求的想像力是一種力量，不僅幫助我們認識耶穌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還幫助我們在耶穌的愛內成長。只有在祈禱中不斷運用想像力，我們才會在愛內成長，留在愛內。倘若我們的人際關係變得冷淡，確實並非因為我們已經停止愛人，而是因為我們首先停止了想像；那麼，我們的祈禱方法是否運用想像力，仍然是影響我們能否堅持愛耶穌以及愛天主的關鍵。

我想起著名美國藝人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(Louis Armstrong)很久以前唱過的一首歌曲《一吻夢成真》(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)（這首歌後來給收錄在《緣份的天空》(Sleepless in Seattle)電影原聲帶裏，因而再度流行起來)。歌詞的頭兩行是：「給我一個吻，讓我夢境成真；有了這個吻，我的想像力就會豐富多彩。」歌詞的最後部分

重複以下幾行：「在你離我而去前，請給我一個吻；我的想像力會填滿我那飢餓的心。我們分離前，請給我留下一件東西，一個讓我夢境成真的吻。」在這首歌曲裏，填詞人所強調的是，想像力對於建立持久的愛是多麼重要。依納爵通過默觀的方法以及間或藉著明辨的方法，充分體現出想像力是極具威力的動力。

當代的倫理神學家也提出，發展想像力，有助我們真正地成為善良而具有高尚情操的人。他們指出，憑著想像力，我們能夠理解事物以及創造世界。正如理查德·古拉(Richard Gula)神父在阿奎拉(Aquinas)神學研究所的講課中提出：「如果我們把對於想像力的理解局限於個人和私人的精神娛樂中樞，又如果我們把想像力單純地與藝術家的玩意，以及與小說、幻想作品、神話故事等背後的動力混為一談；那麼，我們或會輕易地忽略想像力在倫理道德方面的重要意義，特別是如果我們覺得自己並不具有豐富的創意。可是，藉著想像力，我們成為自己道德生活的『藝術家』，必須擔當起創作生活的責任。(第317頁)」古拉神父的講課其後刊登在《神學文摘》(Theology Digest)二零零四年冬季號。

我們因為把不同的參照標準構成影像，所以察覺到某個情景的不同特點在倫理道德方面是相關的。古拉神父給美國人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：墮胎的爭論、伊拉克戰爭、醫療改革、移民政策。這些問題陷於僵局，並非單純是教會內外的好人對於法令和理由持不同的看法。不管我們屬於哪個國家或哪個文化，這顯示我們如何夢想（構想）生命，也就是我們所憑藉的影像，會影響我們到底看見什麼以及如何評價事物。

依納爵著手撰寫《神操》中的「二旗默想」時，提議我們設像一個面對許多價值觀的生活。依納爵提出三個價值觀（譯註：即「三個

階梯」)，並指出這些都是基督的價值觀。可是，耶穌從來沒有在《福音》中順序地列舉這三個價值觀；這是依納爵借助耶穌的教誨，為三個價值觀想像出來的情景。「二旗默想」是依納爵自行創作的夢想操練，極富想像力。依納爵的用意是用「二旗默想」來粉碎我們自己夢想的價值觀。因此，他教導我們求賜聖寵，好能「了解」這些來自耶穌的價值觀，因為倘若這就是我們默觀《福音》時所運用的想像力框架——對生命的夢想，我們肯定能夠以完全嶄新的方式看見耶穌、聆聽耶穌。運用想像力，往往能把我們從加於自己身上的束縛中釋放出來。這些束縛來自以前接受過的訓練、我們的文化背景、得自前人的偏見。要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，甚至是一個人的道德立場，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一個人能否以另一個不同的觀點體驗生命。當我們進行「二旗默想」時，內心自然多番掙扎，因為我們要以徹底的方式跟隨耶穌，以致懷疑一向接受的價值觀。這些價值觀來自拘束的教理傳統或我們的文化訓練等等。根據依納爵的指導，我們運用想像力，是讓自己的價值觀易於接受轉變。藉著「二旗默想」並且求獲這個聖寵後，我們準備就緒，可以參與耶穌的公開生活。現在，我們能夠重新開始聆聽及了解《福音》。

《神操》的最後祈禱操練名叫「獲得愛情的默觀」。大家或許料想得到，回憶與想像這兩個交織在一起的動力，在「獲得愛情的默觀」中給推到極致。依納爵在這部分的「注意事項」裏，要求我們回顧（回憶）兩點關於愛情的事。第一，愛情更側重於實事，言語在其次；第二，愛者往往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彼此分享。依納爵使用的字眼是西班牙文 *communicar*，英文翻譯是 *sharing*（分享）。在西班牙文中，*communicar* 一詞蘊含奇妙的吊詭。大家還記得，第一個「注意事項」指出，實事比言語更能表達愛情；依納爵繼而在第二個「注意事項」中提醒我們，愛者總是設法與對方溝通。這點啓發我們想起「基本原

理」中所描繪的天主——那位賜予人類萬物的天主，永遠設法藉著一切受造物與我們溝通。天主賜予人類的事事物物向我們講話——如果我們聆聽的話。因此，我們的導師早已提醒我們，當我們開始這個默觀操練的各個分題時，每一分題都是真正的「默觀」操練，要求我們在進行「第一題」的操練時就回憶「第一週」的經驗，到了「第二題」時就憶及「第二週」的經驗，如此類推。我們並非設法推論或思索出一些新感受；反而，我們由於逐週回憶自己的避靜體驗，所以能夠看見、聆聽、感受天主的愛，這一切是多麼逼真，而且以各種想像得到的方式接近我們。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著天主的愛，因此我們像正在談戀愛的人一樣，祈求自己不但能夠想方設法向上主作出回應，而且感到力量充沛。依納爵設法回應上主的方式，在其奉獻詞「上主，請採納我的……一切」中表露無遺。

因此，回憶和想像對我們進行「獲得愛情的默觀」的操練是絕對必要的。藉此我們才得以找到一個頗為特殊的途徑，領悟到依納爵靈修的特點——在一切受造物中追求、找得天主。

回憶和想像因而成爲我們的獨有的方式——以依納爵的方式進入「天主的現在」。

工作坊活動

爲了幫助大家練習依納爵所提出的回憶和想像，我建議大家花些時間，把自己憶及耶穌在《福音》中的部分影像記下來。

記下了以後，大家也許問問自己：到底「想像耶穌」的操練如何幫助我們脫離較局限的生活夢想？

根據第一條問題，身爲導師或避靜者，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方式，

使自己回憶和想像耶穌的方式變得更圓滿？

在《神操》中，依納爵並不建議我們選用福音中的比喻進行默觀。你認為在避靜中揀選默觀內容時，採用以下的方式有哪些優點或缺點：比喻、隱喻、耶穌的影像？